

萧勤 1954-2004

归源之旅

HSIAO CHIN 1954-2004

A JOURNEY BACK TO THE SOURCE

2004
归源之旅

萧勤 1954-2004

归源之旅



01 前言

真诚的艺术家的遵循的是内心的意志和情感——直面生存时的种种信念和掺杂其中的悲欢离合，以及被时刻唤醒的生命意识。

萧勤先生人生历程可以用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来概括。他跌宕起伏、奋斗不息、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成为艺术创造的催化剂。在个人的艺术中，他把洞悉人世的睿智、宗教玄思的缥缈、昂扬的理想主义及深沉的人道精神糅合在一起。

萧勤先生的艺术历程恰当地阐释了生存与艺术的内在关系。对人世的一次顿悟即促成萧勤先生一次艺术风格的转变（其间历经了非形象、行动艺术时期、“道”时期、密宗与东方哲思时期和生命的真谛时期）。他把一生的沧桑化作造访生命真相的叩门砖，他在人世的漂泊中观照到一己之微而修悟到生之真谛，并把这一切的感悟付之笔下，以深沉博大之爱心献身于艺术，以凌越现世的豁达神游于太虚。人生对于萧勤先生来说就是一次漫长的修炼，艺术则成为信念和宗教以达到对人生中诸多痛苦的拯救和解脱。“沧桑正道，爱无坦途”这八个字正是阅读萧勤先生所得到的启示。

萧勤先生具有流放者和革命者兼备的综合气质。不安分的灵魂总要冲破秩序的藩篱走向未知的别处，在对未知的探索之中迎接不期而至的悸动和狂喜。他利用手中的笔，让缤纷变幻的色彩表现宇宙的空濛迷离，画中的宇宙就是人生的一个巨大投影——人生必须超越物质的羁绊和对情感的执迷才能变得博大，每个生命个体像一个涟漪一样无声无息地荡向虚空。萧勤先生经历了人世诸多的坎坷颠簸，让他在“知己之微”而后觉人世之无常与宇宙之无限。生命虽渺小但尊贵。人对于运命的种种安排当顺心随性，以一种坦荡开阔、处变不惊的胸怀面对才能获得生存的力量和自尊。命运的最后真相在于从各种困苦磨难中学习释然，从大悲大喜的极限中获得救赎，在对生的礼赞中换取一份直面人生的微笑和从容。

今天，展览能够顺利举办在于各种机缘的眷顾，同时也承蒙萧勤先生的大力支持，在此顺表对萧勤先生由衷的感谢，并祝萧勤先生艺术长青、展览圆满成功。

王璜生

广东美术馆馆长

2005年8月

02 评论

为了艺术为了爱

萧勤其人其艺

谢佩霓 （台湾逢甲大学艺术中心主任，建筑系助理教授）

楔子

拜二十世纪中外历史的戏剧性及其个人特质之赐，萧勤因缘际会地置身于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“第一”。亦复因此缘故，他在华人艺术世界中，可谓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与历史见证。

为心仪景仰且相熟的艺术家的撰述不容易。着墨执着于枝叶末节，唯恐之琐碎失焦，而行文间过多溢美之词，又怕招徕过誉讥评，因此套用学术规格化自我约束，似乎是上策。但另一方面说来，只一味以论理清晰的研究方法论来压抑人文想象的铺陈，似乎又嫌人性不足而欠缺细腻婉曲。

究竟该如何执笔，才能兼顾理性与感性、批判与创意、个人风范与人类共通性、今昔东西、情义皆美呢？追寻中庸之道向来是“大哉问”。不过犹如传记文学写作落入两难困境永无宁日一般，萧勤修持人生与穷究艺事秉持经纪之道，也颇见异曲同工之妙。萧勤孜孜矻矻一生，仿佛特技人员悬在高空，步步为营地走在理想与信念相互拉扯的细细钢索上，平衡两端允执厥中从来大不易，再艺高胆大，举手投足间依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。

生命历程

大陆时期（1935年至1949年）

乱世中惨淡的童年

孟子尝言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此言在萧勤身上获得印证，足堪解释何以其前半生灾厄连连，风雨飘摇。不过，一切的苦难挫折，不曾动摇他的根本，从不自艾自怜自甘堕落，萧勤一本多情、坚毅的殊异禀赋，超越窒碍炼化成长为一介至情至性、有为有守的狂狷之士。

尽管萧勤是出身书香贵胄的世家子弟，加上是家族香火所系的单传男丁，原本当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孰料大时代的颠簸不堪，逆转了他本该是丰衣足食、无忧无虑的际遇。

加诸于二十世纪中国的连绵苦难罄竹难书，自民国建立以来，内忧外患长年祸厄。骤损的大环境诿祸无人得以幸免。陷身大陆时的萧勤，命运操之于客观环境而非主观意识之上。或许正由于深受残酷时局凌迟之害，萧勤日后成为了一位人道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。

人文、宗教气浓厚的显赫家世

祖籍为中国广东省中山县的萧勤，字友兰，1935年1月30日生于上海市。父亲萧友梅（1884-1940），留学日本时因系同盟会员，曾收容时为前清钦犯的孙文，日后亦随胡汉民担任孙中山秘书。精通多国语言的萧勤先严，留德归国后应蔡元培之请，创立中国第一座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院（1927-），抗战时期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，从而赢得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之父的尊称。

萧勤曾向笔者坦承，若非年幼丧父有失栽培，也许他会希望成为指挥家而非画家。萧勤作画时需要古典音乐相伴，

巴哈（J. S. Bach）是他的最爱，或许他画中独有的动感与音乐性归功于此。亦为国家文艺奖得主的夏阳，也说萧勤的外语能力是其毕生所仅见。萧勤能游刃有余地周游世界各国，活跃于国际艺坛，熟谙外语的沟通能力扮演关键角色。但是萧勤继承自父亲的，不仅只是音律和语言的长才，还有一份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人文主义色彩。

信仰诚笃的母亲戚粹真（1903–1945），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，在夫婿亡故后，因为预感自己亦将不久人世，坚持一双子女受洗，托付予天父神子。凡是与萧勤相熟者，莫不知道他热衷于幽冥玄秘之事，视之为开启性灵之门的钥匙，充分反应出先慈信仰虔诚的影响。

双亲的相继谢世，正是萧勤颠沛流离的开始。一度寄宿的小学校长，见证萧勤的早熟、早慧，说他不仅懂得照顾稚妹雪真，也擅长歌唱与画图。托孤于姨母戚问竹不久后，萧家两位姑姑商定分别收容这对小兄妹，而这个两处托孤的决定，带给两人截然不同的两样命运。

最后交由堂姐名音乐家萧淑娴照顾的萧雪真具音乐夙慧，专攻钢琴演奏，不料一场变故，让她在芳龄十七岁时便住进疗养院至今。萧家命脉所系的萧勤，则随曾任蒋中正总统府秘书长的王世杰、萧慕兰夫妇于1949年迁台。此去卅一年后，萧勤才因萧友梅纪念馆的建置，于1980年再访神州大陆。

台湾时期（1949年至1956年）

萧勤绝早便已失去无忧无虑的童年。虽然在亲人护卫下衣食经济无虞，但寄人篱下的尴尬焦躁却与日俱增。如今辩才无碍的萧勤，想当年竟然一度因自卑感作祟而罹患口吃。所幸萧勤懂得以涂鸦、运动、白日梦自娱，于是青涩自闭的青春期，才觅得了宣泄的出口。波兰国宝作曲家肖邦（F. Chopin）悲怆的音乐和现代舞蹈大师邓肯（I. Duncan）的自传，都曾经让萧勤内心澎湃不已。

台北师范学校艺术师范科（1951年至1954年）

不羁的年轻灵魂，终于因与艺术私定终身而定性，萧勤自己就说：“我十六岁便与艺术结了婚”。1951年他顺利考取了省立台北师范学校的艺术师范科，可惜以培育国小师资的教程，让满心期待的萧勤大失所望。

幸亏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前后期同学：霍刚(1932–)、陈道明(1933–)、李元佳(1929–1994)、萧明贤(1936–)，萧勤的求学时光才未蹉跎。而这群文艺青年，也争气地使该校成为催生台湾现代艺术运动的摇篮，与培育五月画会健将的师范大学美术系互相辉映。让萧勤终生奉弟子礼的启蒙导师是李仲生(1912–1984)。1952年他在学长霍刚的引荐下拜李氏为师，随后其同窗和学弟妹也陆续投入李门。

李仲生（1912–1984）与安东街画室（1952–1955）

李仲生在留学日本之前，曾在广州、上海求学，一度参与中国第一个纯美术团体“决澜社”的展出。为了弥补东京艺术大学制式教学的不足，他至东京画学校进修，受业于日本现代艺术大师藤田嗣治、东乡青儿。席卷巴黎的藤田氏毕生致力融贯东西，对李仲生大有启发。同窗切磋的对象，尚且包括日后日本“具体画会”（Gutai）创始者吉原治良，以及被誉为韩国现代艺术之父的金焕基，三人蔚为共构东亚美术二十世纪美术现代化的金三角。有别于当时留日华人一致固守西洋印象派的作风，李氏精研前卫艺术，以超现实的画风赢得参加“二科会”、“黑色洋画会”的殊荣。

李仲生的现代艺术知识渊博，著述颇丰，他的教学法推陈出新，因材施教，讲究眼脑心手并用，以速写培养自动书写技法（Automatism），重视东西融会的议题。这些长处加上低廉的束修，自然吸引了求知若渴的北师在学生及空军现役军人欧阳文苑(1928–)、夏阳（1932–）、吴昊(1931–)前来就学。

李仲生在萧勤身上嗅到了野兽派（Fauvism）的气息，所以指导他针对构图与色彩研究。萧勤考据金石钟鼎文字、平剧、书法、篆刻寻求灵感，以偏塞尚（P. Cezanne）的风格初试身手。萧勤的确对色彩情有独钟，回忆起这辈子首度爱上缤纷色彩，他说是因为堂姐萧淑芳、姐夫吴作人旅欧归来致赠的一盒色铅笔。

查阅李氏门生系谱可知，如今享誉艺坛者比比皆是，无怪乎倪再沁教授直称：“李仲生带出的优秀艺术人才，足与师大美术系资优生历年总和等量齐观，不愧‘台湾现代艺术之父’美名。”

青出于蓝而胜于蓝

平心而论，若以全面性评判之，萧勤堪称是最能承接恩师衣钵的李氏传人，甚至若以画艺、国际性及活动力而言，相较下还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。

追随恩师的脚步，萧勤自从旅美期间在纽约长岛Southampton学院担任教授以来，四十多年来在创作之余寓教于乐，足迹遍及欧、美、亚各大洲，作育英才无数。1985年起获国际艺术知名学府米兰Brera艺术学院延揽为永久聘任教授，可见已师出有名。返台执教不及五载，子弟兵表现优异有目共睹，尤其在艺术一片声色耸动中，其学生另辟蹊径，蔚成一股探索精神性的清流。如今萧勤致力于带领学生思考如何面对未来。人类意识形成集体心智需要时间，但是艺术却应当是永远具备未来性。

李仲生著作等身，引荐西方现代艺术不遗余力，萧勤亦复有一枝健笔。他在联合报副刊及“欧洲通讯”专栏、文星杂志与其它报章杂志发表的文字，首开西方当代艺术现场目击报导新闻传真风气之先，弥补了当年台湾国外艺讯仰仗翻译、移译，旷日废时又有失观点的缺憾，达到与西方当代艺术思潮同步的成效。欧洲艺术之都的动辄观瞻，自此取代了亲日本一家之言擅场的既有局面。而萧勤首度返台后在艺术家杂志辟专栏“给青年艺术工作者的信”，恳切分享习艺之路的点滴心得，也因此艺术人留美当道之际，掀起台湾艺术界赴欧取经的第二波留学潮。

然而笔者盖以为萧勤著作中影响最深远者，莫过于他1978年针对应邀参加“国建设研究会家”所提出的《对我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及对中西现代艺术交流的建议书》。作为国建会延揽的学者专家中艺术界代表的第一人，这份建言言辞恺切地呼吁政府，尽速成立文化专责机构、制定文化外交政策、建立美术馆、文化中心及艺术学院、参与国际办理中外国际艺术交流活动——研讨会、客座讲学、双/多年展等，诸此洋洋洒洒的种种论点掷地有声，最后悉数列入国策规划执行。证诸文建会、台北市立美术馆、国立艺术学院随即成立，有关单位二十余年来戮力执行的绩效成果，绝大多数均是以萧勤的这纸建议书为蓝图。光是冲着这项对台湾艺术发展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萧勤获颁国家文艺奖便已经当之无愧。

遍数华人艺术圈，萧勤在国际上的活动力历久不衰，令人瞠乎其後，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。然而他绝不藏私独善其身，善用个人影响力穿针引线，透过各种管道义助艺术盟友、提携后进、致力台湾现代艺术国际化，向来传为佳话美谈。

从——协助东方画会老战友出国圆梦，跑遍欧洲办理中国当代艺术展，为台湾引进国际展，到引荐台湾艺术家予国外一流画廊等等，萧勤倾其所有，至今依旧不遗余力。他的魅力与能力，使得在扮演文化使节方面胜任愉快，放眼战后艺坛至今仍无出其右者，很难作第二人想。一如触媒具关键性的催化作用，萧勤所到之处，变化自然加速发生。

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

俄国文豪普希金（Pushkin）说，要了解某个时代的人，就必须研究其所言所行与艺术。这个原则的确适用于回顾抽象艺术运动的年代。动员戡乱时期戒严条例（1951—1987）雷厉风行的初期，笼罩在高气压下的社会，行动、思想的箝制致令人人自危，个个噤若寒蝉。一切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行径均不可取，动辄招致反动、反叛之名入罪迫害。讲求自由意志表达的前卫艺术，与反共意识大相径庭，又因与苏联共产革命约莫同时兴起，备受误解和挞伐。

在这样一个集权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里，没有言论自由，不容民主，结党营私不可能，四处都存在着禁忌与陷阱。艺术表现方面，只有歌颂领袖丰功伟绩的传统中国书画或者西式古典艺术，才能见容于体制。艺术家常因误判形势，选择政治不正确的现实题材创作而锒铛入狱。

于是乎现实一切都显得如此虚假、刻意、造作，无从成为投射情感、思绪的创作对象。当真实等同于虚幻，叛逆的艺术家不再反映白色恐怖下的实势与时事，转而全力投入抽象，不仅理所当然，或有险中求胜的意图，亦复更是但求明哲保身的无奈选择。

东方画会与画会时代（1956年至1971年）

回顾导师李仲生谆谆告诫，安东街画室的七位入室大弟子，还是在1955年的最后一天通过决议，成立了艺术史上第一个华人抽象艺术团体“东方画会”（1956-1971），开启了中国美术现代化的新页。由于结社申请于法不合，画会成员便以办理展览的变通方式照样自行其是。

1957年第一届东方画展果然引起喧然大波，党报名笔专栏作家何凡为文请命，恳求大家念在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实验性精神份上，姑且包容观望参展的“八大响马”。当时萧勤已经负籍西国，作品却未尝缺席。即使李仲生始终不曾涉足任何一次东方展览，也从未撰文评论，其生徒的优异表现，依照为他赢来抽象艺术先驱的封号。

以师大美术系毕业生为班底的“五月画会”（The Fifth Moon）亦于1957年间成立开展，两厢分庭抗礼下，总起了台湾美术史上的画会时代，并为前卫艺术发展奠定与欧美亚东同步的基础。

严格说来，若非这群艺术家在台湾所作的努力，中国美术现代化的进程脉络，势必在战后中止。无论中国美术正史至今如何看待，大陆境内因为苦于战后重整、文革浩劫自顾不暇，1940至1980年显然呈现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是由台湾方面主导的态势。东方诸子首开风气之先，的确功不可没。

海外羁旅四十载（1956年至1996年）

为艺术勇闯天涯

在景美国小担任教员，无法满足矢志献身艺术的萧勤，为了实现梦想，1955年萧勤参加甄试，考取了西班牙佛朗哥（Franco）政府提供的奖助金，不顾家人强烈反对，毅然买张单程船票出走，踏上未知的海外求艺之途。

响马因艺术出走谪居，很有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潇洒，更有准备亡命天涯的绝决。胡兰成个人经验谈，说是亡命其实比谪居更艰难，只因一要得有个去处，二是要具备平民精神。盘点历史人物可知，谪居者皆因流放而自我造詣精进，而从来亡命者则是呈现革命家竞出的景况。谪居是服罪被迫流放，行动范围所以受限。但亡命之徒生来即是一身叛骨，拒不承认既有威权，断不肯俯首称臣，所以专要反动反抗，意图谋反创建新秩序、新生。因为是叛徒，所以亡命者难为，远比时不我予的谪居者更难安身立命。

如此说来，萧勤究竟该定位为应天命谪居，亦或顺人事亡命，很难分说。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，在那样的高压而匮乏的时代里，追求精神自由才能解脱，而远走他乡也成为唯一可能选择的解套方式。

这一别竟然睽违台湾整整廿二年，若非应国建会邀请归国，再见恐怕延宕更久。可是在萧勤心目中，台湾才是他真正的故乡，这也是他毅然放弃米兰艺术学院的教授职位，在1996年返台应聘投入甫成立的国立台南艺术学院任教。

西班牙时期（1956年至1959年）

旅居西土三年间，萧勤主要以巴塞罗纳为根据地。马德里和巴塞罗纳艺术学院的守旧，让萧勤放弃奖学金与学位，宁可靠稿费收入维持生计自力救济。

他加入皇家艺术协会、马约尔艺术圈（Cercle Maillol）当地两大艺术团体，直接参与当代艺术。相互砥砺的对象均是该国知名艺术家，包括A. Tapiès、M. Cuixart、J. Subirachs、A. Saura、L. Feito、P. Serrano、M. Chirino等非形象艺术的代表人物。萧勤灵性高又富东方情怀的新作，当即使他得到在Matarò市立美术馆举行毕生首次个展的机会，进而连续三届受邀参加西班牙国际爵士沙龙展（Jazz Salon）。沙龙展中他初试啼声便一鸣惊人，一举获选为十大艺术家，也因此于1958年为西国首要的Sala Gaspar画廊网罗，签订他生平第一纸经纪代理合约。

当年捷报传回台湾，这一切前所未闻的际遇，在本地艺坛有如天方夜谭，羡煞人也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萧勤是台湾艺术界了望世界当代美术第一手信息的前哨站，而他也善尽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为台湾与欧洲各国搭起艺术交流的桥梁。作为世界艺坛场边的观察员他克尽职责，作为场中的当事人他的表现不遑多让。仔细检视萧勤长长的履历，不得不说他国际资历傲视群伦。

立足艺术之都米兰（1959年迄今）

威尼斯双年展对萧勤意义非凡。1958年萧勤第一次前往意大利观摩威尼斯双年展，抽象表现主义巨匠M. Tobey与M. Rothko参展的画作让他大受启发，也让他爱上这个国家。1960年二度赴会，犹太艺术家Julius Bissier的纸上小品素描使他念念不忘，结识了克莱因（F. Kline）与美国匹兹堡国际艺术展的主席华许朋（G. Washburn），促成次年参展叩关美国即日后转赴纽约发展的机缘。1963年即已应邀参加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会内展的萧勤，1997年威尼斯双年展却是以台湾馆代表评委身分参加，个人正式参展则迟至2000年台湾首度进军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之时。

1959年在佛罗伦萨数字画廊举办意大利处女个展后，萧勤挥别西国迁居当代艺术事业如经济一般突飞猛进的米兰，客居于此已超过四十寒暑，其中只有数年曾应前妻碧卓（P. Pizzo）之请暂住美国纽约（1967-1971）。他在此成家、立业，夫过、父过，米兰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并不为过。

除了辗转接济过东方老战友李元佳、夏阳、霍刚，并接待过前来考察的席德进、廖继春，萧勤的社交圈还是以聚居米兰的各国艺文人士为主，彼时空间派、零艺社的艺术健将峰塔纳（L. Fontana）、柯立巴（R. Crippa）、芒宗尼（P. Manzoni）、卡斯代拉尼（E. Castellani）众人与之过从甚密，其中尤以壮年猝死的芒宗尼感情最笃。

意大利1960年代前卫艺术代表人物

在艺术出版巨擘Mazzotta基金会和米兰画廊龙头G. Marconi数十年来的倾力支持下，萧勤稳居意大利当代艺术家的重要地位，主要活动范围遍及欧陆、北欧各国，跻身国际级的艺术家之列。在白人沙文主义主导的国际艺坛中求生存已大不易，遑论能有此成就。

在法国，赵无极是抒情抽象代表之一；在英国，林寿宇被归为极限主义（Minimalism）的最后一笔、李元佳在观念艺术（Conceptual Art）的地位渐受推崇；在美国，先有蔡文颖参与电子艺术，后有谢德庆成为行为艺术（Performance Art）大师。

相较于萧勤在海峡两岸三地的艺术史定位的尴尬，往往将之边缘化为所谓的“海外华裔艺术家”之属，意大利则十分肯定他是为艺术浪潮上的人物。最佳例证是米兰政府在1997年“狂飙的六十年代”这项具史观定位办理的大型回顾展中，萧勤是唯一被纳入的亚洲艺术家。但愿这次荣登这届国家文艺奖的美术类得主之后，萧勤过往身分地位切身未明的处境能获改善。

作为一辈子主要以卖画维生的职业画家，萧勤每到一处发展：巴塞罗纳、巴黎、米兰、伦敦、纽约，都能有一流的画廊出面经纪代理，除了他的艺术造诣和语言能力外，他待人处事尊重伦理恪守行规，堪为楷模。较之国内艺术市场至今仍然普遍投机、紊乱、短视、功利，萧勤与代理商四十年并肩作战彼此成长的情谊、义气与兼顾市场、学术的默契，教人匪夷所思又向往。而其画价全球统一，未因国内、外而有天壤之别，也值得许多艺术人效法。

国际艺术运动：点、太阳、气

年少时以双杠健身的萧勤，在艺术社团组织方面也是“运动健将”。此间对他参与东方画会耳熟能详，而正当东方画会在台湾掀起一波风起云涌的画会运动之际，远在米兰的萧勤，又邀集当地艺术圈有所共识的同好卡尔代拉拉（A. Calderara）与吾妻兼治郎（K. Azuma），共同在1961年的八月间提出宣言，发起了国际“点”艺术运动（Movimento Punto，在台又译“庞图”）。针对如火如荼的非形象艺术（Art Informal）标榜悸动、爆发力进行逆向思考，相信观念的纯粹性与创造的理由，是在于了解“无限”中的“有限”。并逆势操作，透过纯化理念、形象异中求同，作为艺术的出发点，由现实界超脱至精神性的世界，所以能够不受时空地域限制、不随波逐流。

在办理了十三项联展的六年活动期间，共有欧、亚、拉丁美洲的近四十位空间派、零艺社、核子运动（Movimento Nucleare）艺术家纷纷捐弃立场共襄盛举，其中峰塔纳、索托（J. Soto）等艺术大师赫然在列。瑞士苏黎士甚至出现了以“点”运动为宗旨的私人艺术学府。

“点”运动虽然可能是其中最负盛名者，却不是萧勤主导的唯一的国际艺术运动。1977年时，萧勤汇集了另外八位专长不一而分属六个国籍的艺文人士——L. Losso、E. Biffi Gentili、E. Albuzzi、K. Azuma、R. Geiger、G. Robusiti、J. Tilson、J. Tornquist，在米兰发起了另一项深具人文气息的国际观念运动“太阳”（Surya语出梵文，1977-1979）。此举旨在鼓吹跨界域的人文交流整合，期盼藉此可以达到集体共识，以宗教般的谦卑切入艺术，赞颂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及其所造万物。

间隔十年之后的1989年间，萧勤在丹麦哥本哈根发起了“气”运动（Shakti，语出梵文）。其目标是设法导引宇宙自然间的丰沛能量作为创意。二十四位国籍不同的艺术家，成员仍在增加中，至今已经展出联展八次。

创作历程

自塞尚而克利：从后印象派（Post-Impressionis）入门（1951至1956年）

根据现存年代最久的油画“自画像”研判得知，萧勤早期的画作的构图，颇见塞尚（Paul Cézanne）与高更（P. Gauguin）的构图余韵、用色遗风。

萧勤就学于李仲生门下后，李氏见其色感、结构性过人，指导其钻研野兽派，分析马蒂斯（H. Matisse）、杜菲（R. Dufy）、克利（P. Klee）和米罗（J. Miró）的色块构成与线性表现。阶段性的成果便是以油性蜡笔描绘京剧舞台场景的纸上作品。萧勤出国之前，在1955年已经开始尝试克利式的纯粹抽象绘画。

昙花一现：非形象艺术、行动艺术时期（1957至1958年）

置身异国文化的冲击下，初抵西班牙的萧勤顿时陷入莫衷一是的茫然彷徨。靠着在电影院重复观赏电影学会西班牙文之后，萧勤茅塞顿开，从蛰伏中苏醒，拥抱起拉丁文化的优越特色：热情、感性、神秘与鲜明的色彩。萧勤将此体悟

媒合彼时方兴未艾的非形象艺术、行动艺术（以托比、弗朗西斯S. Francis为主），利用油彩颜料以书法线条创作意象与情感丰富的布上作品。

然而，尽管萧勤正是以此风格，在巴塞隆纳取得了生平第一纸合约，从此打入中坚当代前卫艺术团体，进而赢得西班牙十大艺术家的殊荣，进军国际叩关成功，但是这个阶段依然历时短暂。

萧勤意识到一旦放任情绪波动主导创作，作品不免因流于情绪宣泄而显得肤浅单薄。他于是当机立断挥别此风，开始潜心孕育属于自己的个人风貌。萧勤以夸饰的手法，将中国传统金石文字“破石”结构里蕴藏的寓意化为图像，融入诗意与冥想，绘制出讲究平衡感的画作。唯有至此，萧勤才认为自己终于开始发展出了个人独有的面貌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：“道”时期（约1958年至1961年）

二元性的艺术

毅然迁居米兰之后，萧勤与当道的意大利空间派艺术家相交游，他对超我（Super-ego）的追求益发炽热，从此努力抛弃假面（Masks）。始自1958年起，以老、庄为本的道家思想与印度玄学，成为萧勤精研的重心所在。

萧勤领略到，他的生命实为道家哲学所谓的阴阳相生并存的状态所主宰。因为父、母亲分别虔心于人文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，萧勤原本已趋两极并陈的天性益加强化，自然而然地将他导向二元论（Dichotomy）发展。

凌虚结构自我的风格

除了间或牛刀小试制作石版、铜版、绢印版画之外，萧勤开始以墨水在纸本上创作。裨益萧勤超越世俗的道家真言跃然纸上，也助他一洗依傍，开创出最脍炙人口的崭新画风。

前期矜持拘谨的对称构图被束诸高阁，代之而起的是以并置（Juxtaposition）的手法，统一相对而相应的元素，使之互为颉颃。画面上留白的比例增加，以墨为戏，以白计黑，创造出了东方风情浓郁而又引人入胜的空凌真空，藉缄默与静谧营造出极至宛然的动态。

萧勤舍弃昔日偏爱的浓炽色彩，转而使用备受中国古文人推崇的淡泊色调。他用诸如不透明水彩、印度墨水和彩色墨水的水性颜料为媒材，一气呵成地直接挥洒在未经打底的本色帆布与纸材之上。藉此，萧勤在落笔的当下，便能俐落地一举攫获脱俗、静观、酣畅、通透和清明。

上述的作品特色，公认是萧勤的注册商标。因此，1960年不只是人类二十世纪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分水岭，亦是萧勤创作生涯突破的转折点。

低调的华丽：水火济济出的陶艺（1961年迄今）

先前的桎障一但摒除，任何媒材信手拈来，萧勤都能无入而不自得。远自当年与峰塔纳、芒宗尼、杜瓦（R. Dova）、贝礼（P. Bury）等艺界相好每年定期在意大利陶艺重镇Albissola一起制陶，萧勤至今仍旧维持到Faenza、Imola等地定期烧陶的创作习惯。

尽管萧勤的立体作品鲜为人知，除了金属雕塑之外，基于运输安全考量，有幸欣赏过其彩绘玻璃、热烧（Raku）、陶塑、陶版画的国人寥寥无几。个人以为若要探讨萧勤的艺术，忽略陶艺创作堪称大大不智。萧勤作品一大过人之处，在于富有视触觉（tactile）的质感。笔者以为萧式陶艺最是感性而性感，颇能撩拨触发观者的官能冲动。制作陶塑、

陶绘起手无回，即兴的创意靠牵引滴流间瞬间成形，结果却在敷彩上釉锻烧后才能真相大白。畅快而古雅的流线造型与鲜艳欲滴且又中国的釉色，似乎将寰宇的脉冲律动合为一体。萧勤仿佛中世纪时的炼金师，屈指便可点石成金，凝结火山熔岩为永恒的璀璨光辉。

秘宗与东方哲思

坛城即宇宙（约1962至1966年）

随着灵修转向西藏密宗（Tantrism）与印度坛城派（Mandhalas）的教义，萧勤遂以能量来源的太阳为象征，在画中诠释性灵的光华波动与无远弗届的磁场震荡。

萧勤选择浓烈的纯色，以交错并排的对比手法安置色块，在复制坛城（一称曼荼罗）彩绘宗教画的制式图案的当儿，他也以美术的途径，为自己供养起了一座座的心灵坛城。

极简而非极限（约1966年至1974年）

在反省如何修持内明以添智慧之后，萧勤领悟到必须回归到原点，恢复到以简明、紧凑但不不对称的原则性结构布局。他舍弃流质的墨水，选择了不透明水彩，涂满色块，触发自己的情愫潮汐，但求精神升华。

萧勤的目的超越了时下炙手可热的极限艺术（Minimalism），画面上导入突兀的造型和锐角，直截无隐地将直觉介入画面——此举贯见于东方哲思。

工业主义vs. 自然主义

破相：纽约时期雕塑（约1970年至1973年）

身处陶醉于工业文明成就、痴迷于探索外层空间的美国，萧勤自然未尝置身事外，自有其艺术的手法回应这一波狂热。以不锈钢、塑料等现代工业素材制作的立体雕塑，虽然大致维持1960年代后期一连串以飞碟为灵感的画作惯见的几何轮廓，却又以即兴徒手绘的曲率介入布局，破解冰冷严峻的机械文明造相。

不锈钢金属雕塑的表面，部分施以烤漆加工，部分则单作抛光处理，间或以掐丝法嵌入铜丝强调曲线处，在雾面、镜面相互应和辉映下，镜里、镜外世界时而对立时而合一，倍添戏剧张力，共构出堪足比美重唱、轮唱或重奏的完美视觉合弦。

禅系列（1974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）

参修佛教禅宗思想影响萧勤至今，甚至足以教他放下美国繁华世界的功成利就和稳定教职重返欧陆，抛弃人工素材，重拾昔日娴熟的纸、笔、墨、棉布创作。

挥别无机而化学的媒材，也是重温率性、适情、自然、无为、从容画法的转折。萧勤再度能够直见心性、畅所欲言、无隐无晦地放手创作。自我“Ego”不再作祟，欲望亦不再蠢动，一切顿时清明透彻如许。这项改变大受肯定，他在欧陆的艺术地位益发稳健。而在国内，基于在他去国廿二年返台，便是以此面貌示人，禅系列从此让人与萧勤画上等号。

气系列（1981年至1990年代）

印度文学泰斗诗人泰戈尔在《飞鸟集》中写道：“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，所以既是其奴仆，也是其主人。”对此感言，萧勤必然心有戚戚焉，因为在持续的阶段里，贯彻的创作主题，乃是着力于阐释宇宙自然间蕴藏的无穷能量。本时期作画的特征，是持宽版的中式羊毫排笔，在尺幅惊人的布上重复运笔，如同巫师般反复执行仪式，但求圣灵附体灌顶加持。

恰似巫术移情交感作用，借着诠释瀑布、飓风、漩涡、银河等壮丽的自然天象，萧勤希冀能驯服破坏力为正向力量，导引大能入渠，求得通灵开智。即便如此，萧勤无意僭越上帝、藐视天地，气系列纯然是萧勤以谦卑之心供奉的祭礼，以向宇宙大道致敬。他总爱说，造物主就是最伟大的建筑师与艺术家。

生命的真谛

萧勤曾经自证道：“艺术不成问题，生命才是‘大哉问’；我只是透过艺术创作完成这一生的使命而已。”诚如最后举枪自戕了却残生的海明威（E. Hemingway）感叹：“死比活着容易。”

但是大半生多舛的际遇，却让萧勤变成悲观已极的乐观主义者，未尝令他对人性和生命失却信心。反之他越挫越勇，深谙化悲愤为力量之道，屡屡升华剧恸为大爱，转化为超越艺术创作至新境的原动力。

度大限系列(1991年至1995年)

相士为萧勤的生辰八字解盘时，往往蹙眉兴叹。子年子月子子时呱呱堕地的他，似乎注定是命不该绝但无至亲相依的命运。年幼失恃失怙，胞妹骨肉分离，相依为命的独生女莎芒妲（Samantha），最后还是在1990年花样年华时横死。闻此猝不及防的噩耗时，萧勤人在汉城机场候机楼，但觉晴天霹雳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无以复加，服丧期过后许久，萧勤依然无法提笔作画。

“人必置于死地而后生”所言不虚。行尸走肉如槁木死灰经过后，他一旦忽然参透了悟，永恒的新生原来不在此生、此涯，而是寄在死生大限度过后的化外彼岸。萧勤就此大彻大悟，滚滚红尘的七情六欲、五味杂陈，从此了然放下。纪念爱女所做的度大限系列（Beyond the Great Threshold），不仅是萧氏历来作品最令人动容者，也标示者他看破死生制限的体认。

美丽新世界（1996年迄今）

在世纪末（Fin-de-siècle）大氛围笼罩下，萧勤以一系列命名为“美丽新世界”（The Brave New World）的作品，以为水瓶纪的寓言。虽然命名相同，然而却有别于贺胥黎（Huxley）对未来不抱希望，萧勤跨越千禧年的艺术献礼，充满着乐观进取的希望与祝祷。

近作中一只只有始无终的生命之圆，是以厚实有利的笔触与渐层的色调绘制的同心圆，随着离心力无限御风扩张，呼应先前银河系列的色彩鲜妍的漩涡、星云。但如今生于大气浑沌的宇宙卓尔大道已上轨道，自当圆缘也圆命。由是观之，即将步入耄耋之龄的萧勤，已然看破死生大限，自此无畏无惧，相信虽死犹生。

极乐中青春永驻

耐人寻味的是极乐狂喜（Ecstasy）这种因煽情而引人入胜的境界，在最近的新作中，显然颇多着墨。不讳言，开启“众妙之门”的性意识（Sexuality），一直也是以创意滋养了萧勤艺事发展的一道伏流。

此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萧勤钻研颇精的密宗、佛学、道家等东方宗教、哲学信仰。但是究其根本，还是出于萧勤对生命大爱的坚贞不渝。这名曾领洗但不上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，对于“信、爱、望”的教条，倒是深信不疑；信使人不惑不忌，爱教人无私无我，望令人有勇无惧。“生命的意义，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”若能付诸实行，可以不是口号。

小结：与时俱进，四时长青

萧勤身上同时流露着温和、辛辣与超逸。明明早已过了耳顺之年，青春依然，言谈间仍然语带机锋，随时绽放着英气勃发，凡事正面迎击往好处看的一派乐观天真，与人说话初时咄咄，然却又挺容易害臊。待人处世，一直是“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”，对自己严厉非常，毫无容赦二过转圜，经营自身生涯犹如昔人求道，那种投入与虔诚使人动容。

萧勤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不老的身心，因此他在艺术、精神上得以青春永驻，端赖其总能知福惜福，以创作将满心喜乐化作极乐、至福、狂喜与人分享。黎巴嫩作家纪伯伦（K. Gibran）借先知之口所言极是：“美不是一种需要，而是一种狂喜。”对萧勤而言，创意与美同出于爱之一源，一如但丁（Dante）《神曲》（Divine Comedy）里的贝雅特丽切（Beatrice），以爱卫护着才子顺荡地走完此轮回必经的坎坷崎岖路径。

每每回顾萧勤的行谊，总要让人惦起世界文学名著中的几个有血有肉的经典人物。他拥有挑战风车唐·吉珂德（Don Quixote）一般的浪漫狂狷；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（Prometheus）一样以顽强的生命力甘冒大不韪；还像滚石上山的薛西弗斯（Sisyphus）独力抗拒命运摆布。

该怎么说才能以短短一句话总结萧勤的人与艺术呢？虽然还盖棺论定的时候未到，但是说他一路走来，至今一切莫不是“为了艺术为了爱”，应当是不失公允的评判吧。